

港台武俠十大名人精品集

劍氣長江 兩廣豪傑

一

太白文艺出版社

7247.58
36
1

港台武侠十大名人

精品集

剑气长江·两广豪杰

一

温瑞安神州奇侠系列(正传)(台湾)温瑞安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南宗初年，武林群雄逐鹿，江湖风云再起，此消彼长，成三足鼎立之势。

得天下第一高手燕狂徒绝艺的季沉舟，组创“权力帮”，搜集天下奇技异术，网罗各大门派谊杰高手，谋士效力，运筹帷幄；“九天十地，十九人魔”、“八大天王，”阵容强大。其号称：“君临天下”，独霸江湖之野心，昭然若揭！

身为长江七十二水道、黄河三十分舵总瓢把子的朱大天王，据水为盗，傲视天下，凭借盖世武功以及“三英四棍五剑六掌”，跃跃欲试，自信武林非他莫属。浣花剑派渊源流长，名扬天下，固传其藏有武林秘籍“九天情书”，招致灭门之灾：权力派摧毁了浣花剑庐，掌门人惨遭朱大天王杀戮。

死里逃生的浣花剑派传人萧秋水，受命于危难，建“神州结义”社，以其重义气然诺，行高士节义，崛起于江湖，为武林所推重。雄才大略，联合江湖各大门派；历经磨难，终成武林拥戴盟主。

作品文笔波澜起伏，情节扣人心弦，刀光剑影，恩怨交织；奇人异事，侠骨柔肠。皇皇百万言，绘尽众生相。

目 录

铁 星 子	(1)
第 一 章 锦江四兄弟	(3)
第 二 章 秤千金与管八方	(19)
第 三 章 凶手与无形	(36)
第 四 章 巨石横滩的铁腕神魔	(49)
第 五 章 浣花剑派权力帮	(58)
第 六 章 剑魔传人	(71)
第 七 章 刀剑双魔	(96)
第 八 章 有朝一日山水变	(110)
第 九 章 扫落叶的人	(127)
第 十 章 扁诸神剑·古松残阙	(140)
第十一章 铁脸铁手铁衣铁罗网	(151)
第十二章 我要去那儿找我的兄弟	(166)
第十三章 二胡·笛子·琴	(178)
第十四章 笑饮一杯酒·杀人都市中	(191)
第 十 五 章 铁星月与邱南顾	(206)

第十六章	怒杀双魔	(221)
第十七章	铁骑神魔六判官	(234)
第十八章	神州结义	(247)
第十九章	落地生根	(255)
第二十章	四绝一君	(267)
第二十一章	威震阳朔	(280)
第二十二章	石室奇人	(293)
第二十三章	不杀	(307)
第二十四章	万里桥之役	(320)
第二十五章	广西五虎	(332)
第二十六章	九指擒龙	(244)
第二十七章	杀!	(354)
第二十八章	汉四海与唐朋	(362)
第二十九章	萧家老大	(374)
第三十章	萧秋水之死	(387)

楔 子

在成都西郊，自百花潭溯流而上，至杜甫草堂，沿途景色十分苍翠旖旎，环绕成都的锦江，这一段叫做浣花溪。

千百年来，锦江浣花溪以它秀丽的景色招来了许多诗人的栖止和吟咏，唐代著名的女诗人薛涛曾住在百花潭，并用浣花溪净洁的江水制造出各种美丽颜色的诗笺，称为“薛涛笺”。至今在锦江右岸还有薛涛的故居崇丽阁和吟诗楼，都已成为成都有名的胜景。此外，南郊的诸葛侯祠和刘备墓，也是游人凭吊的胜地，杜甫咏诸葛侯祠云：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这首诗，是杜甫泛舟浣花溪而作。诸葛亮未出隆中前，曾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地方的卧龙岗筑“草庐”隐居，后世的人为了要敬仰他，于是在隆中坊以杜甫诗的二句“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高勒其上。

别人也许不会觉得什么，但是四川成都、浣花剑派掌门人萧西楼的第三个儿子萧秋水，却因为这两句诗，写于锦江，刻在隆中，所以特别带了三位好朋友，从四川赶到了湖北，就为了看那么一看，那惊才羡艳大诗人的诗，以及那名动八表的诸葛武侯故居！

浣花剑派掌门人萧西楼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萧易人，五湖四川，年轻人里恐怕没有比萧易人更有智略权术；二儿子萧开雁，沉着练达，被誉为是浣花剑派的守护神；三儿子萧秋水，在江湖，未成名，在武林，无权势，但为了看两句诗而奔驰数百里者，萧家却只有

他一个人。

没料到萧秋水这一看，却看出了叱咤风云，武林色变的一段悲歌慷慨激昂的故事。

第一章 锦江四兄弟

萧秋水的祖父是萧栖梧，乃浣花剑派开山祖师。

浣花剑派的历史绝不比天山剑派，华山剑派，青城剑派，南海剑派，终南剑派悠久，萧栖梧是当代剑术大师，以他个人剑术，确不在上述任何一派掌门之下，放眼天下，只有铁衣剑派，沧浪剑派才能使萧栖梧惧之三分。

而铁衣剑派，沧浪剑派的后台，却是“权力帮”。“权力帮”是天下第一大帮。

浣花剑派，却没有任何后台。

萧栖梧名震天下，到了晚年，就只有一个儿子，便是萧西楼。

萧西楼十九岁时，便已击败当时著名剑客“长空剑”卓青天。

萧栖梧很疼爱这个独生子，但是，萧西楼因无法接受他父亲要他舍弃其爱人，另娶一位尚未谋面但门当户对的女子为妻，最后离家出走，到了桂林，组成了外浣花剑派。故当时有内、外浣花剑派之分。

可是没过几年，萧栖梧与人比武，惨败受伤，忧患成疾，终于撒手尘寰，敌人趁机入侵，整个内浣花剑派，在三几个月之内，几乎给人瓦解了。

萧西楼得闻噩耗，率众赶回川中，单剑闯荡，终于重组浣花剑门，内、外二支浣花剑派，故此又合成一派。

浣花萧家在川中名气之大，声望之隆，财产之丰，足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萧西楼晚年更勤修剑术，更上层楼。

有人说，浣花剑门下不是一个帮派，而是一个世家。

又有人说，浣花剑门之所以盛起，当然是因萧西楼慎细老练，也因为有两个好儿子和一个好女儿。

萧易人的剑术传说已不在其父之下，而且在川中又有名望。

萧开雁忠心踏实，任劳任怨，是名忠厚朴实的好青年。

萧雪鱼是个美丽而聪明的女孩子，喜欢唱歌，据说她十三岁时，在溪边一面歌唱一面绣灵鱼戏水，结果真有一条活鱼跳上岸来，落在她的绣画上，也不知是因为歌声太好，还是绣得太逼真。

那时萧秋水还没有长大。

萧秋水从小就是在这种关照宠护下长大的。

萧秋水自小就聪敏过人，读书过目不忘，能诗善画，他的武艺自萧易人而非萧西楼，但十七岁时居然已自成一家。

萧西楼暗地当然很喜欢他，但是很不喜欢萧秋水的爱玩，爱抱不平，爱作遨游，爱广交朋友，爱怒易喜，干了再说的脾性。

萧西楼认为名门世家子弟，不应该那样，应该庄重点，俭约点，像大哥萧易人，二哥萧开雁。

偏偏萧秋水就是萧秋水。

萧秋水要到隆中卧龙岗去，却自长江西陵峡逆流而上，到了秭归，秭归正是大诗人屈原出生之地，其时又正好是五月初五，中国的诗人节。

萧秋水与三个朋友，是最爱冒险的青年。

长江三峡谓瞿塘峡、巫峡、西陵峡，位于长江上游，介乎四川、湖北两地，互相递接，长七百里，为行舟险地。

秭归背依高山，面临长江，景色壮丽，这是屈原故里，所以每年五月初五，更是热闹，龙舟塞满江上。

这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清晨，萧秋水到了秭归，就和他的几位朋友上了岸，心想：反正并不赶忙，于是决定看了这次空前未有的赛龙舟再催舟到隆中去。

萧秋水每次出门的时候，萧西楼就一定会吩咐他几件事：

不要胡乱结交朋友。

不得与陌生女子牵涉。

千万千万，不得不得，招惹“权力帮”的人。

第一条萧秋水懂得，因为成都浣花萧家乃名门世家，自然有人来

萧家清誉，交了损友，自受影响，得罪了朋友，也等于是自掘坟墓。江湖朋友的口，比手上的刀还利。

第二点萧秋水明白，因为他自己入世未深，而他的爸爸，就是因为女孩子，几乎被逐出成都萧家。萧秋水虽然懂得和明白，不见得就同意，其一因萧秋水素好广游交友，其二是因为萧秋水风流倜傥。

但是第三点萧秋水就不明白，也不懂得了。

他已问过无数次，问过不少人：“权力帮究竟是什么东西？”

那些人虽然答法都不同，说法却都是一样。

——权力帮就是权力帮，开帮立派，就是为了权力，所以直接命名权力帮。这是一个实事求是的名字，起这名字当然是权力帮帮主李沉舟。

——李沉舟的外号叫“君临天下”，武功多高不知道，他有一个好妻子，叫做赵师容，有一个好智囊，叫做柳随风，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听说过有人能斗得过赵师容，柳随风的。

——权力的获得，必须要有三件东西：金钱，地位，拥护者。

——这三样东西，李沉舟都有。

——但是真正进行“权力帮”的霸权者，却是十九个执行人，江湖上闻名色变的“九天十地，十九人魔”。

——这十九人魔，不单武功高绝，而且其党羽遍布天下，不乏高手名家。此外据说还有八个可怕人物。

——他们杀人与整人的手段，可以叫你后悔为什么要生出来。

——所以招惹了权力帮，不如去自杀更好！

——权力帮是招惹不得的。

以上所说的，萧秋水都明白。

他不明白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结论！

在他的心目中，这才是最好、最该招惹的对象，为什么，为什么招惹不得？

“千万不得招惹权力帮，否则打断你的腿。”

萧秋水不知听过多少遍了，这次临出门时，又被吩咐了一遍。

但是后面那一句，却不是萧西楼说的，而是萧秋水的母亲孙氏慧

珊附加的。

孙慧珊早年在江湖上也大大有名，是“十字慧剑”掌门人孙天庭的独生女儿。

可是后面的那句话若是萧西楼说的，那在萧秋水心目中就不同分量了，因为萧西楼言出必行。

而孙慧珊是最疼萧秋水的好母亲。好母亲往往也就是不严厉的母亲。

所以萧秋水听过也就算了。

湖北秭归乃峡中古城，背依雄伟的山巅，面临浩荡的长江，景色壮丽。

萧秋水清晨抵达秭归，看见岸早停泊着大大小小的船，张花结彩的龙舟十数艘，这儿是屈原的出生地，每逢五月初五，自然更是热闹，算是对这位爱国大诗人的追怀。

因为还是清晨，舟子都停泊在岸上，大部分是龙舟，还有体面的渔船，其中还夹杂着几艘商船，还有一艘看来极是讲究华丽的画舫。

敢情是什么富贵人家，老远赶来看赛龙舟的。

萧秋水自幼在浣花溪畔长成，这种画舫，萧家也有一、二艘，不过在这个地方也有这种画舫，萧秋水不禁多留意了一眼。

本来他留意了一眼便知道是富人来凑热闹的，只是这一眼，却让他看到了不寻常的事儿！

于是他马上停了脚步！

他的朋友也跟着停步。

因为是清晨，岸上的人并不太拥挤。

要是换作平时，这岸堤根本不会有什么人。

这时画舫里有一名家丁在船头伸懒腰打呵欠，一名婢女正在倒痰桶入江中。

而在岸上，走来了十一二个人。

精壮的大汉。

这并没有什么稀奇，而令人触目的是，这十一二个大汉，腰间或背上，都佩有刀剑兵器。

在大白天这批人这么明目张胆的佩刀系剑，走在一起，未免有点不寻常。

更不寻常的是，这十二人都忽然都拔出了兵器，一跃上船。

为首的人使的是一双金斧，一跃上船头，吓坏了那名家丁，正想叫：“救……”已被那双斧大汉用金斧架住脖子，推入了船舱。

那婢女一声尖叫，一名使长枪的大汉立时一脚把她踢入江中，婢女呼救挣扎在江中。

其他的人立即随而进入船舱，只剩下两名使单刀壮汉把守在船的两侧。

这一来也惊动了旁人，十几个人围上去观看，那两名使单刀的大汉立即“呼”地舞了几个刀花，粗声喝道：“咱是‘长江水道天王’朱大王的人，现在来做笔生意，请各位不要插手，否则格杀勿论。”

众人一阵骚动，却无人敢上前去。

萧秋水与三名朋友互觑一眼，心中意识到同一件事，那是：打劫！

这还得了！

这种事除非萧秋水不知道，一旦知道，则是管定了。

萧秋水身形一动，他身旁的长个子朋友立即拉住他，萧秋水不耐烦地道：“有话快说。”

长个子朋友道：“你知道‘朱大天王’是谁吗？”

萧秋水道：“猪八戒？”

长个子朋友一脸凝肃道：“长江三峡十二连环坞水道上的大盟主，朱顺水朱老太爷。”

萧秋水道：“哦，这倒听说过。”

长个子朋友摇摇头叹道：“你知道使双斧和使长枪的是谁吗？”

萧秋水不禁顿足道：“你少卖关子好不好？”

长个子朋友道：“使双斧的叫‘紫金斧’薛金英，使长枪的叫‘枪到人亡’战其力，这两人，武功不错，是朱大天王的得力手下。”

随而叹道：“你要去对付他们，要不要再考虑考虑？”

萧秋水转头笑问其他二人：“你们呢？”

那两名朋友笑着答道：“要考虑。”

萧秋水道：“哦？”

那白面书生朋友笑道：“本来是要教训他们的！”

另一个女子口音的朋友接着道：“现在却考虑杀掉他们。”

萧秋水笑着回首向长个子朋友问：“你呢？”

长个子朋友叹息了一声，道：“我就是要你们去杀人，而不是去教训人。”

萧秋水笑道：“你们？”

长个子朋友一笑道：“不，我们。”

这就是萧秋水的朋友，他其中三位朋友。

就在这时，画舫中传来一声惨叫，一名公子模样的人自画舫窗帘伸头大叫救命，才叫了半声，忽然一顿，伏在窗棂上，背后的窗帘都染红了。

萧秋水等人一见，那里还得了！

那两名持刀大汉，只见眼前一花，船上竟已多了四个公子打扮的人。

那两名大汉哪里把他们放在眼里，指着萧秋水喝道：“滚下去！”

他们之所以指着萧秋水，乃是因为在任何场合，萧秋水跟任何人出现，别人总是会先注意萧秋水，甚至眼中只有萧秋水的。

这是萧秋水与生俱有的。

但是等到那大汉喝出了那句话，船头上的四个人，忽然不见了三个人，只剩下那俏生生的白面书生，而船舱的布帘一阵急摇。

那两名大汉不禁呆了一呆，只听那白面书生低道：“你们是朱老太爷手下，一定杀过很多人了？”

其中一名大汉下意识地道：“没一百，也有五十对了。”

另一名大汉吼道：“加上你一个也不嫌多！”

白面书生低声笑了一笑，模糊地说一声：“好。”

就在这刹那间，白面书生忽然就到了这两名大汉的面前。

跟着下来，白面书生已在两名大汉的背后，缓步走进船舱。

然后是岸上的民众一阵惊呼，妇女们忍不住尖叫，因为那两名大汉，刀呛然落地，目中充满着惊疑与不信，而他们的喉管里，都同时有一股血箭，激射出来，喷得老远，洒在船板上。

白面书生掀开船舱布帘，跨入船里，一面阴声细气地附加了一句：“好，就多加两个。”

那两名大汉听完了这句话，就倒了下去。岸上的人又是一阵惊呼：“出了人命了！”

“出了人命了！”

萧秋水和他两个朋友跨入船舱的时候，里面有一大堆站着的人，只有两个是坐着的。

坐着的人是拿双斧和拿长枪的。

其他站着的人，有些是船里的人，家丁打扮，侍女打扮或者员外、夫人、公子、小姐打扮，但有八个人，黑水靠紧身劲装，右手是刀，左手在活动。

活动是：有些在翻衣箱，有些是抢人发髻上的金饰，有些是提着吓得脸色又青又白的人的头发，有的扼住别人咽喉，有的在位小姐下巴上托着。

这些自然是强盗。

长江朱顺水朱大王的手下。

萧秋水等人忽然进来，大家的手，也就停止了活动。

拿长枪的震了一震，执双斧的双眼直钩钩地向前看，连眨也未眨一眼。

萧秋水就笑着向不眨眼的人一拱手：“早。”

有人居然在这个时候进来，跟你请安，实在是一件啼笑皆非的事，拿长枪的人已变了脸色，使双斧的人却仍是连眼睛也不眨一眼。

拿长枪的大汉沉声道：“你知道我是谁？”

萧秋水向使双斧的道：“我知道你是薛金英。”

拿长枪的大汉怒道：“我是在跟你说话。”

萧秋水向使双斧的笑道：“我开始还以为你是个女孩子，好端端的一个粗老汉怎么又是金又是英的呢？”

使长枪的吼道：“臭小子，你嘴里放干净点！”

萧秋水继续向薛金英笑道：“我知道你还有一个朋友叫做战其力的。”

“枪到人亡”战其力顿足欺近，怒嘶道：“你再说！”

萧秋水依然向薛金英道：“可惜那人很短命，就死在长江水道，秣归镇的一座画舫上。”

战其力发出一声震得船荡的大吼，薛金英这时才抬头，慢慢地向战其力说了一句话。

“他们是来送死的。”

战其力的脸上立即浮起了一个奇怪的笑容，其他的人也跟着恢复了左手的活动，就当萧秋水他们是已死了的人一般。

可是突然一切又停顿了。

有些人在翻衣箱时停顿了下来，有些是抢发髻上的金饰时停下来，有的是揪着别人的头发忽然脱了力，有的是扼住别人的咽喉忽然松了手，有的是在摸一位小姐的下巴时僵住了，因为他们在忽然之间看见了自己的手，插了十数根细如牛毛的银针。

他们有的发出尖叫，有的发出怒吼，有的不敢相信地丢掉大刀，用右手抓住自己的左手。

那女子口音的朋友的衣袖不过动了一动。

战其力的脸色变了。

薛金英也眨了眼，不止眨一次，而且眨无数次，因为连他也看不清，那年轻人是怎样出手的。

萧秋水笑道：“我这位朋友，姓唐名柔，是蜀中唐门的外系嫡亲，四川蜀中唐家，你们总听说过吧？”

萧秋水一说完，那些船上的八名中针的大汉，纷纷惊叫，拼命把手上的银针拔出来。

蜀中唐门，江湖上暗器之一大家，而且也是使毒的翘楚。

萧秋水却笑道：“各位不必惊慌，这位唐兄是唐门中少数的暗器不

淬毒的子弟之一。”

那八名大汉闻言停了手，纷纷我望你，你望我，说不出话来。

战其力忽然脖子粗了，大喝一声，一枪刺出！

他的枪本来斜挂在桌边，不知怎么的突然已到了他手上，别人看见他手上有枪时，他的枪已到了别人的咽喉！

唐柔的咽喉！

唐家子弟都不是好惹的，所以战其力准备先杀唐柔。

眼看枪尖就要刺进唐柔的咽喉，唐柔却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就在这时，一双手忽然前后刁住了枪杆，战其力一挣，一滚，沉肘反刺！

那人双手一剪一拖，仍刁住长枪。

战其力心中一凛，力抽长枪，不料连抽也抽不回来，抬头一望，史见一个长个子懒洋洋的对着自己微笑。

只听萧秋水笑道：“他是我的朋友，姓左丘，名超然，为人却一点也不超然，只是有点懒。他是无所不知，胸怀可以装九州十八省进去的人，精通擒拿手，三十六手擒拿，大鹰爪擒拿，小擒拿门，奇门擒拿，进步擒拿……什么擒拿他都会。”

萧秋水的话讲完时左丘超然的叉手已“喀登”一声，夹断了枪杆，再迫步埋身，与战其力双手对拆起来，三招一过，战其力前马被制，后马不能退，肩、胛、腰、肾四个部分，已被左丘超然闪电般拿住，只听左丘超然笑道：“这是小天山的缠丝擒拿手，你记住了。”

萧秋水笑道：“我还有一位朋友，在外面还没进来，他是海南剑派的高足，姓邓，名玉函，你知道，武林中人都说，不到必要，绝不与海南剑派的人交手，因为他们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是杀手。”

只听一人自背后道：“背后说人闲话，不是好人。”

萧秋水大笑道：“邓玉函，难道你是好人了？”

邓玉函板着脸孔道：“我是好人。”

薛金英忽然道：“可惜好人都不会长命。”

他的话一说完，双斧抡劈邓玉函！

他似已看定，这几人当中，以邓玉函最难应付！

可是斧到中途，左右疾分，回斩萧秋水！

这一下转变之急，全场人皆未料及，薛金英其实一上来他就看出，这四个人的领袖必是萧秋水，要制住唐柔、左丘超然以及邓玉函的话，首先必要拿下萧秋水！

萧秋水的笑意忽然不见了，手上忽然漾起了一阵秋水波光，瀑布一般的奔泻过去！

瀑布泻至半途，忽然分成两道激流，“叮叮”撞开双斧，又复合成一泓秋水，秋水一凝，转而成剑：萧秋水手上的剑。

薛金英双斧被震开之后，猛吼一声，半空中全身一拧，跃船而出。他自然看出萧秋水的剑法。

浣花剑法！

浣花剑派的实力，浣花剑派的武功，不是他薛金英独力就可以应付得了的。

所以他立即决定：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他身形一动，左丘超然便已动手，霎眼间已封了战其力身上十二处穴道。

唐柔的右手一动，不动的左手却打出七点寒星！

薛金英全身却化成斧头金芒，“叮叮叮叮叮叮叮”砸开七道寒芒！

寒芒折射四处，萧秋水飞扑过去，及时按下了一名老员外的头，才不致被寒芒钉中！

另一名劫匪却正好被一点寒芒打入额中，惨呼而倒。另一名大汉格得较快，但也被寒芒射入臂中。

邓玉函却在此时飞起，剑光一闪，又斜斜落在丈外。

薛金英半空一声大叫，左腿已多了一道血口子！

但他仍有余力全力扑向船外。

可是这时左丘超然已拿住他的脚，薛金英落了下来，立刻用右腿蹬，左丘超然立刻拿住他的右腿，薛金英用双斧砍下去，左丘超然立时拿住他双手。

薛金英用力挣，左丘超然却把他全身也拿住了，薛金英张口欲呼，